



杂记赵家

The Family of Chaos

我写这个《杂记赵家》，有一部分在《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已提过不少了，我成家了以后，必须以这个家为中心叙说一切。我和元任两个性情强固、嗜好不同、八十来岁的人，共同生活都到了五十年的金婚日子还没有离婚，真是料想不到的怪事。当日我们不要仪式和证婚人的理由，第一是我们两个人都是生来个性要争取绝对自由，第二恐怕离婚时给证婚人添麻烦，但是没料到两个证婚人胡适之、朱征都过去了，而我们两个人还在一道过金婚呢。

我们现在虽有三代，但第三代都还未结婚呢，所以没有新奇的事告诉大家。只是一家人中连女婿没有一个人做官的，倒有十八个金钥匙奖，文学、科学和算学。这是我们老友胡适之一向给我们奖誉的。

杨步伟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Family of Chaos

杂记赵家

杨步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杂记赵家 / 杨步伟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95-2423-5

I. ① 杂 · Ⅱ. ① 杨 · Ⅲ. ① 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020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181千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杨步伟(1889—1981), 出身南京望族, 自幼性格果敢, 勇于任事, 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女性之一。她先后在南京旅宁学堂、上海中西女塾读书。二十岁时, 应安徽督军柏文蔚之邀, 任崇实女子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 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医学, 回国后开办“森仁医院”。1920 年, 与赵元任相识, 次年结婚。1938 年, 全家赴美, 此后一直定居美国。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杂记赵家》(*The Family of Chaos*)、《中国食谱》(*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 等。

她的四个女儿, 也都是优秀的学者, 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

赵如兰(Iris, 1922—), 音乐学家, 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赵新那(Nova, 1923—), 毕业于美国 Radcliffe 大学, 中南矿业学院(今中南大学) 教授。

赵来思(Lensey, 1929—), 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LA) 数学研究所。

赵小中(Bella, 1931—), 康奈尔大学物理学硕士, 后从事天文学研究。近年致力于用物理学、天文学方法研究气候问题。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想
国

imaginist

目 录

自 序	001
第一章 结婚后的忙乱	003
第二章 蜜月与蜜蜂	007
第三章 剑桥过家	016
第四章 第一次欧洲游记	044
第五章 四年的清华园	077
第六章 元任和中央研究院的关系	111
第七章 在华盛顿的一年半	124
第八章 元任又回到中央研究院	136
第九章 在南京作“永久”的计划	145
第十章 安与危	153

第十一章	撤退后方	163
第十二章	又到美国	196
第十三章	从夏威夷到耶鲁	206
第十四章	在耶鲁两年	214
第十五章	三次到哈佛	221
第十六章	元任就教加大	252
第十七章	元任退休后的工作	298
第十八章	第四次漫游记	301
第十九章	八十年、五十年回忆	341

自序

我写这个《杂记赵家》，有一部分在英文版《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编注：中文版为《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已提过不少了；不过总是以我自己为目标来叙说。前出的中文版就只到我们两个人结婚为止。因为我想成了家以后不应该以我个人为中心，必须以这个家为中心来叙说一切，并且以后有了孩子了，更以大家为目标来说了。一想用什么名字呢？元任的六世祖瓯北先生岂不是以写杂记为名吗？我虽谈不上“文学”两个字，可是来“杂记”一下总可以吧。所以就用这个“杂记赵家”这个名字，一纪念瓯北先生，二注重一家各人的事情。

还有一个声明，这本书也由元任译成英文版。这个英文的名字是由罗素先生在我大女出世时给起的，叫 *Family of Chaos*，怎么个理由，让元任来解说吧。

步伟

是这么样来的：先是罗素在中国讲演中有一个讲题是 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是我给他翻译的。他回国后我们生了第一个小孩子，写信通知他。他回信说：Congratulations, so you are among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后来他在他自传里说赵元任喜欢玩儿字，这个我倒是承认。可是他举的例子不是我的而恰恰是他玩儿 Chaos 这个字的例子。所以现在就把《杂记赵家》这个书名的英文就译成 *Family of Chaos* 来纪念罗素吧。至于这个字究竟要念成く么ム还是念成ㄅㄟㄅム，那就听读者的便吧。

元任

第一章 结婚后的忙乱

人人都在结婚后第一就是去度蜜月，两个人一道可以甜甜蜜蜜地过些时，忘了一切的事务人情等等，只有他们自己两个人。可是我们虽然自主地结了婚，身外的事务不知有多少缠着精神和身体。

第一，元任那时正赶着做第一套国语留声片，由商务印书馆定要的，须在出国前成功。我记得第二天一大早适之来打门，车夫回他说：“先生太太都不在家，出去度蜜月了。”适之他说：“不会的，你去报告他们，我知道他们有一大些事要急了办，不会出去的。”我在楼上听见，就开了窗户叫适之：“你猜得真对，我们是在家里，恐怕来人太多，花了我们的时间，所以交代用人，照俗例回人去度蜜月了。那是真的甜蜜，但是我们现在正过着苦蜜呢。”适之大笑，走进来说：“打架吗？我来解和。”我说：“倒不是打架，实

在是事务千头万绪的，不知有多少。”适之就同元任大谈做留声机片事。我同他们吃了早饭，就坐车办医院结束的事去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以革命家自负，破除一切俗例旧例，样样事都不照新旧规矩来做，所以第二天一早，两人就各干各的事务去了。医院虽然朱徵接过去办理，但是有些病人还得我来医治，到他们觉得可以不要再看了，或可以换医生来治了，才能算收尾。

我有一样最辜负人的事就是黎叔叔（黎元洪），他对我们弟兄姊妹中最对我好。在日学医时，常问我三哥我的情形，回国后每星期我到天津去看病人，也总到他那儿去一趟。这时他正想帮助我捐十万元盖自己的医院，现在忽然对他提出我要结婚，而婚后又须出国几年，并且请他暂停捐款盖医院事，他听了不响一下，看看元任，笑笑说：“这也好，终身有个结束也是好事。”我说：“黎叔叔，你怎么知道我们可以终身不离婚呢？”他在我肩上打一下说：“传弟子（我的小名），不准乱说！”我们就辞了行出来，没料到这是最后一面了。

还有一些困难的事，就是我们虽然两个人自负是革新的人物，要打破一切旧的繁文陋俗才自主结婚的，才不对一切人表示日期和收婚礼等等，虽然任叔永劝我们需要两

个证婚人才能算正式结婚，所以我们就请了适之和朱徵两人来签了字，算手续完毕。但是离出国还有两个多月，只得暂租了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居住，而结婚通知书上又说明以后请朋友和亲戚们聚会，所以不得不照做。幸亏这个房子有个屋顶花园，可以坐得下二三十人。

第一，就请在北京的科学社会员来开一次会。第二，元任同住了几个月、搬出来了的罗素和他第二个太太（那时还不叫是他的太太呢，还是勃拉克女士）。以后就接着请两家的家眷亲戚们。虽然在那时被《晨报》上称为新人物的新式结婚，现在想想还是太麻烦了。每天忙了回家，还要换衣服来应酬。两家的家属分了两家请，可是没想到让他们大家来见见面，认识认识，因为我们的脑子里就没想到家属他们还有关系呢。

那时内战又起，火车不能直接通上海，我们坐火车到天津，再坐通州号的船到上海，住沧州别墅。元任当然要到商务印书馆去一趟看高梦旦，又看他的远房叔祖赵竹君，等等。我就觉得在小船上晕了船，谢绝一切应酬。可是有些人要请或来看的，还是只得勉强打起精神来坐谈一下。高梦旦告诉说，适之也来上海了，他是来接朱经农由美回国的。因朱发生家庭问题，所以适之赶到上海解说一

切，自然每天到我们旅馆来坐谈一些时。大家问我可要买点中国东西带到美国。我一点不想动，多数人以为我因离开医院不快活，唯适之说：“韵卿，我想你有特别的原因了，喝点汽水什么的，也许胃口畅快一点。”果不其然，他真内行。我骂元任：“你如何没想到？”适之大笑说：“他不内行，我是有经验的，他若这个是内行就靠不住了。”

大家又乱哄哄地送我们上了船。我以为可以大清闲一下，休息就好点了，哪知在船上一直晕船，不能吃，总是叫点东西到房内来，元任也只得陪我在房间内吃了。这时我也自知是这个淘气的小如兰在肚内作怪了。一直船到檀香山停下来，我才好点，上岸玩了些时，才算起头是蜜月了。

第二章 蜜月与蜜蜂

所谓新婚后的蜜月，是过着最香甜的日子的。不过虽然一些新人物从自由认识而结婚，可是中间一定还有很多的事和习惯上两个人不能完全知道和完全谅解。就在这个时期，一边得着新婚的快乐，一边来两个人慢慢地谅解彼此一切性情，所以有的人在这个时期内，从两个人不懂对方的，渐渐地一切都可以懂了。可是反过来说，有的因为认识时两面做假，一到结婚后就觉得一切都是他的（男的或女的）专利了，不久狐狸的尾巴现出来，就会大吵而特吵起来，若是两个不相让的话，坏果也就由此而起，或者是有一面相让，就被对方永远克服下来了，所以外国人用蜜月这个字，也不见得全是甜蜜的结果。

我们的蜜月，上文已说过，结婚，虽然是自主结了婚，可是一切的事务也都得自己料理，事务多到总觉得被人拿

鞭子在后面赶着过似的，每天的时间总觉得不够。从六月一号到八月二十号止，没一天不是在事务上过。满指望着上船后就一了百了，就可以松懈一下，没想到我又晕船晕得不得了，终日呕吐不能起床，原因当然不用说，是有孕的缘故，但是也因动身前太忙了，在船上一休息下来，就觉得好像百病丛生出来了。元任本希望两个人在船上可以谈谈到美后我们如何过日子等等的安排一切，但是我一点不耐烦听。头等船的饭菜特别好，三餐随便挑选，什么都可以，我勉强穿上整齐的衣服到饭厅去，早饭看见有人要牛扒，我看了可笑得很。元任看我好笑，以为我高兴起来，他也高兴得不得了，说以后还是出来走走好点。（一个男人哪能知道女人怀孕的苦处？）但是我一见到黄油和奶油，马上就想吐，就匆匆地推开椅子往房间跑，弄得一桌人莫名其妙得很，元任又不好意思解说给他们听。幸亏桌上都是华侨（我们每次坐船，看见他们大概都是给各国自己人放在一桌上，待遇可是一样的），元任就跟他们大谈广东话（在外国生长的华侨，多数只知道本地话和他们的父母家乡话，四邑的人最多，连广州话他们都不大懂）。船的甲板上我们虽然租了椅子，可是我也不常去，只在房间里躺着，元任只好也陪着我。想点什么玩呢？两个人下围棋吧。可是没有棋子，就问船上

去要两袋早晨吃的那种炒米跟炒麦子，可以分黑白两种来。他们以为我们要吃，同时也拿了碗和牛奶来！一下围棋我的吐就好点，因为用心就不想到难受上去了。这是一种心理疗法，我对孕妇也常常叫她们想些事来打岔，就难受得好点，可是到自己头上，还是和一般普通的病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中国古语说十月怀胎，三年奶哺，奶哺还有办法，怀孕之苦无人能替的，而男人往往更不谅解这些上，幸元任对我总是有很多谅解的地方。有一天遇风浪，我吐得更凶，找了船医来，一进门他大诧异叫我“杨样”（ヨ一サン），和我大谈日本话（那时我的日本话还未忘呢）。元任不懂，问我是谁，我说是日本东大的教授，教我们卫生的（东大就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我们女医学校教授，差不多都是东大的，所以我毕业后就是在东大附属医院实习）。元任就和他谈英文，他的英文不好，因为他是德国留学生（现在元任的日文比我好得多了，因为我忘记，他进步了*）。等元任知道他是德国留学生的时候，就和他大谈起德国话，他高兴得不得了，每天我好的时候，他也总来看一趟。船过日本，安徽学生

* 岂敢岂敢！我想你的日文是像个冰山似的，一大半潜伏在里头，肚子里有，日久了一时说不出来。我的日文是现攒现卖的，知道的那点儿随时可以显丕出来。——元任